

# 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人口流动与社会融入： 以拉丁美洲的俄语移民及其社会空间为例

马 强 王 婵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2488)

**摘要:** 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及其社会融入是区域国别学的重要议题,也是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治理难题。俄侨(或称俄语移民)是世界上仅次于华人华侨的移民群体,拉丁美洲俄语移民是遍布世界各地的俄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帝俄时代后期开始,俄语移民开始移民拉丁美洲,历经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解体等历史节点形成数次移民潮。俄语移民群体为拉丁美洲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同时,俄语移民群体形成的社会空间又成为历史与祖国建立密切联系和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平台。在区域国别学的视域下,拉美地区的俄语移民及其社会空间研究可为理解俄罗斯和拉美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结构和运作逻辑提供有益的案例。

**关键词:** 俄语移民;俄语社会空间;拉丁美洲;离散群体;俄罗斯世界

**中图分类号:** D7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27(2026)02-0107-10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 引 语

区域国别学以国家、区域为研究对象,一般而言,这些具有空间意向的研究对象已经有了确定的边界。而事实上,这忽视了国家、区域之间的互动。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这种互动,包括人口、物质、资金、思想等物质或精神要素的流动。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跨越国别与区域的流动,形成了超越边界的世界社会。其中,人口流动是最为重要的流动方式,跨国人口流动、移民研究不应仅是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议题,也应当是区域国别学研究的重要主题。来自俄罗斯(俄国、苏联)的移民群体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对当前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聚焦于两个最为遥远地域(俄罗斯和拉美)的俄语移民群体,试图呈现拉丁美洲俄语移民的形成过程、规模以及融

入当地社会的状况。这为区域国别学视野下的人口流动提供了研究案例。

俄罗斯与拉丁美洲相距遥远,但在俄帝国时代、苏联时期以及当代俄罗斯,均形成了向拉丁美洲的移民潮。这些移民身份多元,并不是来自单一的地域、民族和国家,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移民及其后代有了更多元的身份认同。移民群体的族裔身份十分复杂,不仅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东斯拉夫人,还有其他的民族,如来自俄帝国的日耳曼人、犹太人等;职业特征差异性也十分明显,有来拉丁美洲务工的农民、劳工,有革命后被迫来到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各领域的专业人士,还有全球化时代来拉美的投资教育和生育的移民。

任何以国籍、族裔或职业特征为主体的概念都无法涵盖所有来自俄罗斯及周边国家的移民群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俄罗斯现代化研究:国家建构与国际秩序”(项目编号:2023E0YA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5-12-03

**作者简介:** 马 强(1982—),男,黑龙江同江人,人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俄罗斯社会与文化、海外民族志。

王 婵(2001—),女,河南平顶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区域国别。

体。无论从内部认同还是外部认知来看,这些移民之所以能形成具有共同性的群体,主要依据移民的文化身份,即“俄语使用者”<sup>[1]</sup>。这些移民或多或少地使用俄语,因俄语与祖国保持文化联系,也因为俄语在移民东道国建立起社会网络。在这个意义上,本文采用“俄语移民”概念,呈现俄语移民来到拉丁美洲的历史阶段,分析移民的推力和拉力,展现拉丁美洲不同时期俄语移民群体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讨论俄语移民群体与祖国的关系以及俄语社会空间和社交网络。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移民数据分析,出生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25至30万人生活在拉丁美洲。加上俄帝国时代以及苏联解体后的移民,包括来自各个时代移民潮的移民及其后裔,俄语移民人口数量为50至60万。拉丁美洲较大的俄语移民群体主要集中在四个国家: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智利。

30万名俄语移民及其后代居住在阿根廷,他们自称是俄罗斯人、有俄罗斯血统的人以及来自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人,形成了拉丁美洲最大和最活跃的俄语社会空间。俄语移民多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多瓦、罗萨里奥和门多萨等城市。绝大多数俄语移民拥有阿根廷国籍,他们的后代虽出生在阿根廷,却不同程度地保持着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巴西是拉丁美洲第二大俄语移民东道国,12至15万俄语移民及其后代居住在巴西。除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等大城市,在农村地区(如巴拉那州和马托格罗索州)还生活着一些来自俄国的旧礼仪派信徒,他们仍然保留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生活方式。在墨西哥生活着约2至3万名俄语移民,主要居住在墨西哥城、坎昆、普拉亚卡门等城市。墨西哥相对自由的入境和居留制度、气候条件对俄语移民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墨西哥接近美国,很多俄语移民正在通过墨西哥移民到美国。其他拉美国家的俄语移民规模更小,约有1至2万俄语移民居住在智利,乌拉圭约有1万人,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各为3000人左右。

拉丁美洲的俄语移民群体多数是因战争、革命、社会变革而形成移民潮迁移而来,更倾向于保留原有的文化传统、文字语言,在文化和心理上与故乡(祖国)有着情感联系。有学者将此类移民称为“离散群体”(diaspora)。离散群体“指一个民族或民族中的一部分与自己的国家与领土相分离,散布至其他民族当中,但却延续着自身的民族文

化。”<sup>[2]</sup>离散群体有如下特征:“族群意识以及对过去的集体记忆;活跃的社群生活;与起源地(祖国)不同形式的联系,无论现实或想象;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同源族群保持联系。”<sup>[3]</sup>与此同时,离散群体的概念所蕴含的与祖国的情感会形成一种影响国内政治生态、促进社会发展的“长程民族主义”(安德森)。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不同时代脱离俄罗斯(俄国、苏联)分布世界各地的“境外同胞”符合“离散群体”的特征,形成了“俄罗斯离散群体”(русская диаспора)<sup>[4]</sup>。

近20年来,在俄罗斯国内普遍使用的“俄罗斯世界”“境外同胞”等概念标识为离开俄罗斯却与祖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侨民。“俄罗斯世界”是一个国际的、跨越地理边界的共同体概念,这个共同体与俄罗斯密切相关并服膺(忠诚)于俄罗斯文化。<sup>[5]</sup>“俄罗斯世界”被认为是在历史上自俄罗斯开始形成的“文明空间”<sup>[6]</sup>。俄罗斯各界对“俄罗斯世界”有着广泛认可的解释:俄罗斯世界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文明现象,是由作为母国的俄罗斯和侨民组成,俄罗斯世界将那些在民族认同之外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的人,作为俄罗斯文化和俄语的载体,与俄罗斯心灵相通并热衷于俄罗斯事业和命运的人团结在一起。<sup>[6]</sup>

与“俄罗斯世界”密切相关的概念“境外同胞”在俄罗斯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2010年7月,《俄罗斯联邦境外侨胞国家政策法》修订案出台,该修订案重新规定了境外侨胞的概念:“同胞(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是指出生在一个国家,现居住在该国家或曾经在该国家居住,并拥有该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特征的个人及其直系后代。”“境外同胞”超越了公民身份、民族身份,而是一种文化身份,只要历史上与俄国、苏联和俄罗斯有关联的人及其后代便可被纳入“境外同胞”的范畴。

无论是“离散群体”“俄罗斯世界”还是“境外同胞”,都在强调移民与母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如果用这些概念来表征俄语移民群体(如拉丁美洲的俄语移民),一方面,会忽视移民与东道国的关系,即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另一方面,有将移民群体均质化的倾向,忽视了移民群体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拉美的俄语移民群体为例,不同时期的移民有着不同的职业、阶层特征,且有着政见上的分歧。在拉美的俄语移民构成的并非想象的“俄罗斯世界”而是以俄语为工具和基础的“俄

语社会空间”。梁赞采夫指出：“俄语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工具，它通过人际交往和互联网中创建和维护俄语的集体社交空间，促进了海外移民的凝聚力。”<sup>[7]</sup>

“俄语社会空间”超越“离散群体”“境外同胞”等概念，不仅能呈现俄语移民与祖国(故乡)之间的文化联系，还能体现与当地社会的联系。俄语移民作为社会行动的主体，在保持原有的文化特征和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的张力中、在东道国与历史祖国之间关系中生存。“俄语社会空间”不是一个封闭的群体，而是深深地嵌入到当地社会和文化之中。俄语移民群体在东道国和历史祖国之间也起到了沟通和桥梁作用，甚至影响不同时期的俄罗斯与拉美国家之间关系的形成。“俄语社会空间”中的俄语移民具有身份多元性和关系复杂性的特征，基于此形成了富集的社会资本和密织的

社会网络，能够满足俄语移民进入、融入当地社会，以及保持和历史祖国的联系等需求。

拉丁美洲与俄罗斯在地理位置和文化特质上都相距甚远，相比于其他地域的移民，拉丁美洲的俄语移民要承受更强的保持原有的文化特征和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的张力，“俄语社会空间”的形成与祖国关系的建立更为艰难。正因如此，拉美的俄语移民以及形成的“俄语社会空间”更具研究价值。

### 一、历史上俄罗斯向拉丁美洲的移民潮

从帝俄时代末期开始，俄罗斯向拉丁美洲的移民进程已经开始。以某些历史事件，如俄国十月革命、二战、苏联解体等为时间节点，俄语移民规模逐渐扩大并形成移民潮。不同背景下前往拉美的俄语移民有着不同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十月革

表1 向拉丁美洲的俄语移民潮<sup>[8]</sup>

时期	主要国家	移民的拉力	移民的推力	特征
1870-1917 年	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智利、秘鲁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政策旨在鼓励移民，以发展农业地区，并解决某些地缘政治问题。	旧礼仪派教徒对俄国东正教会进行的改革持不同意见；俄国中部的歉收和饥荒；1905 年革命。	农民在移民潮中占主导地位；俄语社区主要在农村地区形成，并逐渐流向大城市。
1917-1940 年	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智利、秘鲁、墨西哥	东道国积极移民政策旨在吸引高学历移民，包括军人。	1917年十月革命；对苏维埃政府推行的政策不满。	知识分子在移民潮中占主导地位；医生、教师、科学家、工程师、军人、哥萨克人、神职人员等。
1945-1950 年	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巴拉圭、墨西哥	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一些专业协会在组织侨民安置中的作用。	一些苏联公民不想被遣返回国。	很大一部分移民是前战俘，以及战前从苏联移民到欧洲国家但无法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的人。
1950-1980 年	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智利、巴拉圭	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对移民流动进行管理。拉丁美洲国家正在根据欧洲和中国难民安置计划简化其移民立法。	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公民移居国外。俄侨从中国移民至巴西。	来自苏联的移民数量大幅下降。跨国婚姻成为主要移民渠道。
1992-2008 年	阿根廷、巴西	移民政策旨在吸引外国投资和高素质专业人才。在本国居住三年后发放居留证。	俄罗斯经济危机(失业、拖欠工资等)造成的移民劳动力流失。苏联加盟共和国排挤俄罗斯族人的民族政治因素。	在东道国社会的适应程度相对较低，俄语社区的联系较弱。
2008 年以后	阿根廷、巴西	友善的移民立法；迅速获得公民身份；免签证制度；当地居民友好；可在大学接受免费教育。	俄罗斯有些地区移民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希望提高儿童的生活质量。改善环境提高宜居性。	移民渠道扩展；教育移民、婚姻移民、劳动力移民。

命前的移民以劳工为主,还有不满东正教革新的旧礼仪派教徒。十月革命和内战发生后,前统治阶级、白卫军及其支持者在国内无法立足,与此同时,不少知识分子也加入移民拉美的浪潮,其中也包括工人、农民等等,涉及广泛的阶层<sup>[6]</sup>。二战后,到拉丁美洲的移民包括被纳粹德国扣押的前战俘、通敌者等等<sup>[7]</sup>。20世纪70至80年代,一部分不同政见者选择离开苏联,以犹太人为主;苏联解体后,又有大量知识分子前往他国,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或以拉美国家为跳板,暂时定居下来,或将拉美国家作为其长久定居的家园。梁赞采夫(Рязанцев)将向拉丁美洲的俄语移民潮划分为6个时期,并总结了每个时期移民的拉力和推力,以及俄语移民群体的特征。

按照移民流动的“推—拉”理论,在每个移民潮中,从俄罗斯向拉丁美洲移民的推力和拉力均不相同,这与俄罗斯(俄国、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拉丁美洲对移民的需求以及施行的移民政策密切相关。

19世纪中后期以来,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实行积极的移民政策,吸纳来自欧洲的移民劳工。移民的第一阶段为20世纪初,超过15万俄语移民及其后裔生活在拉丁美洲。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等大城市,以及巴西的一些农业区(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其中包括咖啡种植园。

第二阶段与1917年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密切相关。大多数俄语移民是作为难民从俄国、巴尔干国家以及西欧国家来到拉丁美洲的。其中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神职人员和军人。俄语移民及其后裔在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sup>[11]</sup>

第三阶段为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1945—1950年间),来到拉丁美洲的俄语移民无法回到苏联,包括纳粹德国的战俘、与纳粹德国合作的人等。

第四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是俄向拉丁美洲移民的“夕阳期”。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的独裁政权推行的同化和压制身份认同的政策<sup>[12]</sup>,以及艰难的社会经济形势都抑制了移民进程。

第五阶段是苏联解体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居民向拉丁美洲移民。俄语移民的加剧一方面源于拉美国家奉行的友善的移民政策,另一方面也

与俄罗斯经济改革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有关。在新一轮移民到拉丁美洲的浪潮中,专家(科学家、教师、建筑师、翻译、律师和音乐家等)占有很高的比例。<sup>[13]</sup>从俄罗斯向拉美国家移民的劳动力显著增加,有些移民劳工在拉丁美洲永久定居。<sup>[14]</sup>

2008年以后,随着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以及国际移民进程的全球化趋势,俄罗斯人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大多数拉美国家取消了对俄罗斯游客的签证制度,移民渠道也有所增加,加之拉丁美洲的地理气候、教育医疗、宽松的政治环境等<sup>[15]</sup>,这导致近年来拉美作为俄罗斯人的移民目的地受欢迎程度上升,留学移民、生育移民的比例上升。

2022年,俄罗斯方面宣称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出现了从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到拉丁美洲的难民。1997年7月,巴西通过《难民法》。根据该法,如果一个人“由于严重和普遍被侵犯人权,被迫离开其国籍国,并在另一个国家寻求庇护,则被视为难民”。<sup>[16]</sup>《难民法》通过一年后,巴西政府成立了难民委员会,由于开放的政策和全面计划,巴西已经成为拉丁美洲接受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sup>[17]</sup>在俄罗斯方面宣称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的2022年2月28日,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宣布:“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接受乌克兰人民。”自2022年3月以来,巴西政府一直在向乌克兰公民和遭受苦难并从乌克兰移居的无国籍人士提供人道主义入境签证和居留许可。初始签证有效期为180天,难民可以在初始签证到期后在巴西居住长达两年。根据巴西联邦警察局的数据,2022年2月3日至3月22日,巴西接收了1100名乌克兰难民。<sup>[18]</sup>

2022年,除巴西外的几个拉美国家(阿根廷、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对移民政策进行调整,并接受寻求庇护的难民。阿根廷还向乌克兰公民提供长达三年的人道主义签证。虽然俄罗斯公民不在获得人道主义签证之列,但事实上,一些俄罗斯人设法通过“因政治原因避难”的渠道来到拉丁美洲。在巴西和阿根廷已有数十起向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人权捍卫者和公众人物、性少数群体代表,以及与乌克兰公民结婚的俄罗斯人被授予难民身份地位的案例。

## 二、拉丁美洲俄语移民群体的类型和特征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职业、阶层和民族身

份的俄语移民移居拉丁美洲以后会形成独特的移民群体,并在与当地社会的适应过程中形成不同的俄语社会空间。包括 19 世纪以来移民而来的劳工和农民群体、十月革命爆发后来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以及二战以后被迫迁移到拉丁美洲的流离失所者。这些不同的俄语移民群体有着不同的适应拉丁美洲社会与文化方式,同时也为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同的贡献。

#### (一)俄国农民和劳工:寻找土地和粮食

19 世纪下半叶,一些人口稀少的拉丁美洲国家开始积极招募移民。这些国家招募白人在其广袤的土地上垦殖,在欧洲各国散发各种宣传册。这一政策非常成功,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奥匈帝国(其中有许多斯拉夫人)、德国的数百万移民涌向拉丁美洲,其中自然也包括俄国。至 1914 年,约有 30 万俄语使用者离开欧洲前往拉丁美洲,俄语移民在所有欧洲移民中排名第四。

俄国第一批移民是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主要原因是 1874 年俄国实行全民征兵制,促使这批德意志人移居阿根廷。1876 年,来自萨马拉省和萨拉托夫省的 9000 名门诺派教徒抵达巴西,他们中的许多人又转至阿根廷。从 1890 年开始,俄国西部地区的犹太人开始迁往拉丁美洲,到 1914 年,居住在阿根廷的俄国犹太人就有约 10 万人。

1906 年,出于宗教原因的移民潮开始从俄国涌向拉丁美洲。这一年,一些教派和旧礼仪派教徒不满俄东正教会推行的礼仪革新,决定离开俄国,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1906 年,来自沃罗涅日省的“莫洛肯”教派(секта молокан)约 100 个家庭移居至阿根廷瓜达卢佩河沿岸。在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有一些俄国旧礼仪派教徒的定居点。1913 年,以卢布科夫(Лубков)为首的“新以色列”教派的 800 人来到乌拉圭,他们的后裔被称为“卢布科夫教派信徒”。“卢布科夫教派信徒”建立了圣哈维尔市(Сан-Хавьер),如今,在圣哈维尔市的居民中俄语移民及其后裔占了大多数。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欧洲国家出现了前往拉丁美洲的“候鸟式”季节性移民,其中包括一些来自俄国黑海沿岸省份的农民。这些农民在完成国内的农业劳动后,前往收获季节刚刚开始拉丁美洲过冬。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十月革命,这些移民被困在拉丁美洲,也在当地扎下了根。

在拉丁美洲的俄语移民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鲁塞尼亚人(русин)。说俄语的鲁塞尼亚人在族源上与俄罗斯人更为接近,生活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在 19 世纪末向拉丁美洲的移民潮中,鲁塞尼亚人从加利西亚移民到巴西和阿根廷,到 1914 年在巴西和阿根廷分别居住着约 4 万和 1 万名来自奥匈帝国的鲁塞尼亚人。当时,“乌克兰主义”已经开始在他们中间传播,他们被当地人称为乌克兰人。鲁塞尼亚人移民在新家园由于不适应热带气候环境很多人死于疾病和饥饿。鲁塞尼亚人逐渐在拉丁美洲扎根,在巴西巴拉那州普鲁登托波利斯市,如今已是一个有 5 万居民的城市,超过 75%的居民是鲁塞尼亚人。

在第一批前往拉丁美洲的移民潮中,俄语移民主要是来自俄国南部的农民,他们去寻找“土地和粮食”,开发了新土地,为农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最早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耕作的是俄语移民(在此之前,阿根廷人以养牛为主,几乎不种植农作物)。俄语移民引进了小麦、荞麦和一系列蔬菜作物的新品种。<sup>[9]</sup>至今,在拉丁美洲的特制型和冬小麦的品种均以“俄罗斯”命名。如今,阿根廷几乎三分之二的农副产品都是在俄语移民开发和创建的土地上和企业里生产的。乌克兰人是第一个在南美洲种植荞麦的人,俄罗斯人在乌拉圭引进了向日葵,首次在拉丁美洲种植亚麻和紫花苜蓿的也是俄语移民。俄语移民将奶制品引入了拉丁美洲,如酸奶油(乌拉圭人仍称之为“俄罗斯奶油”)和“俄罗斯沙拉”。

#### (二)“白色移民”:知识分子群体

十月革命后,各个社会阶层的俄罗斯人都开始涌向拉美大陆。这一时期的俄语移民的特点是教育水平很高,其中不乏军人、技术专家、工程师和文化名人。俄语移民对拉丁美洲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批俄语移民多是白卫军的支持者,反对苏维埃政权,因此被称为“白色移民”。

在阿根廷的“白色移民”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外交家戈尔恰科夫、邓尼金将军、沃洛斯基王子、诗人莱蒙托夫、将军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的后代。其中还包括一些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如阿根廷首次南极探险队的参与者多布罗沃利斯基(B. Добровольский),生物学家博尔托夫斯基(C. Болтовский),水利工程师丹尼列夫斯基(A.

Данилевский), 林业工程师加夫里连科(Д. Гавриленко), 军事工程师、防御工事领域的世界权威施瓦茨(А.Шварц)等。在文化艺术方面,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科隆剧院在20世纪20年代末从法国引入俄罗斯古典芭蕾舞,一些著名的舞蹈家移居阿根廷,居住在阿根廷的俄罗斯木雕艺术家莫尔多维亚人埃里齐(С.Эрзи)的作品享誉世界。1927年,阿廖欣(А.Алекин)在阿根廷赢得了世界国际象棋冠军。在图书出版行业,1931-1942年,俄语移民在阿根廷出版了《阿根廷俄罗斯人》(Русский в Аргентине)杂志。

墨西哥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包括政治家、工程师、哲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汇聚的另一个主要移民中心。特别是石油工程师奥利霍维奇(В. Ольхович),他在墨西哥石油工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智利,直到20世纪70年代,俄罗斯工程师在该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采矿业中担任许多重要职务。

从苏俄移民至拉丁美洲的白卫军官助力当地的军事力量的增强。20世纪20年代初,前白卫军将军别利亚耶夫(И.Беляев)带着数百人来到巴拉圭,其中包括军官、工程师、教师等。他们参与了巴拉圭与玻利维亚的战争(1932-1935年),表现出了勇敢和娴熟的作战技巧,为巴拉圭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其中一些人在巴拉圭军队中担任要职,巴拉圭政府承认了他们以前的军衔。首都亚松森的几条街道以某些做出巨大贡献的军官的名字命名。在其他一些拉美国家(智利、哥伦比亚等),前白卫军军官在其军队中担任重要职位。

在这一时期,由于十月革命、内战以及随后的集体化,让很多俄国农民离开故土,其中有一部分辗转来到拉丁美洲。在阿根廷,移居而来的俄国农民参与农业地区的发展。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建立的居住地 Ruso Blanco (Русо бланко)便是由500名白卫军士兵和俄国农民组成。1921年夏天,来自克里米亚的400名白卫军官弗兰格尔的部下抵达圣保罗市。1924年,4000个俄国农民家庭离开比萨拉比亚前往巴西。1926年,巴西咖啡种植园招徕来自波罗的海国家和比萨拉比亚的俄罗斯劳工。来自沃伦省的几百个农民家庭在巴拉圭恩卡纳西翁省建立了聚居地“新沃伦”。来自立陶宛的旧礼仪派信徒在巴拉圭建立了自己的聚居地。1930年约2000名因集体化逃离苏联的德意志一门诺人(немцы-меннонит)来到巴拉圭查科省。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革命前俄语移民多为劳工和农民,其中有很多人是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因此,“白色移民”经常会受到在“旧制度”下离开俄国的俄语移民的敌意。此外,许多劳工移民极易受到各种社会主义的影响,在两波移民潮中来到拉丁美洲的俄语移民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 (三)流离失所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丁美洲立即涌入了另一批俄语移民,即所谓的“流离失所者”(displaced person, перемещенные лица)。“流离失所者”是指因战争或其他危机情况而离开自己国家的人,在这一时期专指二战中的战俘和被纳粹德国从占领区掳走的人。纳粹德国战败后,“流离失所者”无法或不愿返回家园,其中一些人选择留在异国他乡,移民到其他国家,包括拉丁美洲。据不完全统计,共有近10万名操俄语的流离失所者移民到了拉丁美洲,有力地补充了拉丁美洲的人口。事实上,流离失所的移民数量比这一数据还要更多,其中许多人,特别是那些与德国占领者合作的人,都隐瞒了自己的出身。

在这一群体中,有一些移民是生活在1939至1940年间并入苏联领土的当地人,以西乌克兰人和波罗的海国家居民为主,俄罗斯人很少,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纳粹德国的合作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移民受到前两次移民潮中来到拉丁美洲的俄语移民的敌视,大多数“白色移民”都认为这些“流离失所者”是祖国的叛徒。正因如此,在俄语移民的社会中流离失所者与老移民无法融合。

除此之外,乌克兰民族主义也在拉丁美洲各国兴起,这使得大量来自小俄罗斯(乌克兰)和加利西亚的移民脱离了俄语社会空间。在拉美国家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萨莫斯提尼克家族控制了大部分喀尔巴阡山地区的鲁塞尼亚人组织,并大力倡导班德西主义,在鲁塞尼亚人中实施去俄化(乌克兰化)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华俄侨一部分回归祖国,还有一部分不愿意返回苏联的俄侨移居至拉丁美洲。他们大多是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来到中国的俄侨及其后代。仅在巴西,就有约2.5万名俄侨从中国来到这里。

### 三、俄语社会空间:与祖国的关系及内部的社会交往

由俄语移民形成的“俄语社会空间”是俄语移

民社会适应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社会基础设施。一方面,它是俄语移民向外与历史祖国建立联系的重要媒介,表现为文化传统和语言的保护和传承,为历史祖国做出应有的贡献,施加政治与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俄语社会空间内部形成了俄语移民交往、互助、互惠的平台,为俄语移民进入和融入当地社会提供基本保障。近年来,俄语社会空间走向虚拟世界,互联网上形成的社交网络在俄语移民的交往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 (一)俄语社会空间与文化传统的保持

学者 Rogers Brubaker 认为大部分俄语移民是“灾变侨民”,是由于战争、国家解体、帝国崩溃等原因而形成的。在 20 世纪的不同时期,如 1917 年十月革命、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引起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事件中形成的侨民。在这些移民浪潮中走出来的移民对原籍国的情感是最直接的。<sup>[20]</sup>这主要表现为俄语移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坚守,以及与祖国的密切关系。

对移民而言,如何处理在当地的文化适应以及与本地文化传承的关系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俄语移民从一开始就面临着适应外国文化空间和抵制完全同化的困境。<sup>[21]</sup>在不同历史时期来到拉丁美洲的大多数俄语移民都保持了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将自己视为一个整体。这在被称为“大熔炉”的拉丁美洲移民社会是非常难得的。<sup>[22]</sup>拉丁美洲代表了现代世界文化和文明多样性的潮流,俄语移民也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通过历史、民族、文化、语言和精神上与母国保持联系。他们努力维护俄罗斯的文化身份。<sup>[23]</sup>与此同时,俄语移民似乎不是在被动地适应其存在的条件,而是开始积极地进行社会文化适应,与不同的文化传统在对话、融合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综合。

俄语移民初到拉丁美洲,受到文化和民族孤立的影响,与其他文化存在竞争性,人为地保持俄罗斯性。通过建立教育、文化、文学、艺术组织,发展出版业,建俄罗斯东正教堂,在保存历史记忆、语言和文化传统方面发挥特殊作用。俄语移民在拉丁美洲社会文化整合的最初阶段,更多地显示出保护“俄罗斯性”。<sup>[24]</sup>

俄语移民潮在整个 20 世纪促进了拉丁美洲文化的发展。拉丁美洲国家科学界的俄语移民为东道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自己的专业服务。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社会“令人惊讶地接受了俄罗

斯在文学、绘画、建筑、语言学、芭蕾舞、科学等领域的传统”。<sup>[25]</sup>

### (二)二战期间俄语社会空间的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白色移民”分裂为“捍卫派”(оборонцы,支持捍卫苏联作为历史上俄罗斯国家的一种形式)和“失败派”(пора-женцы),后者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的进攻下会垮台,俄罗斯会以其他方式复兴。东正教会也出现了分裂,在巴西出现东正教神职人员拒绝教区内爱国居民为苏联军队的胜利举行祈祷仪式。结果,信徒们自发地在教堂外进行露天祈祷。在阿根廷,一些东正教堂不支持当地教会的“失败主义”路线,开始举行独立的礼拜活动。俄语移民中“捍卫派”和“失败派”之间的分裂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

反法西斯情绪和声援苏维埃斗争的浪潮席卷拉丁美洲。俄语移民特别积极地为红军和苏联人民募集资金、食品和物品。圣哈维尔(乌拉圭)的居民筹集了 4 万比索寄给苏联,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1942 年初,两艘苏联军舰“马雅可夫斯基”号和“萨哈林”号带着同胞们募集的礼物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港返回祖国。1944 年,在巴西圣保罗市开展活动的俄罗斯援助战争受害者委员会为苏联救济基金募集了 96.8 万克鲁塞罗和一集装箱衣物。一些年轻的俄语移民加入盟军帮助祖国。至 1942 年 11 月有 1140 名来自阿根廷和 580 名来自巴西的俄语移民志愿者被送往前线,他们后来在英国军队中作战。

卫国战争使“白色移民”群体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转向爱国立场,支持苏联。前沙皇军队上尉叶夫多基莫夫(Евдокимов)筹备拉丁美洲斯拉夫人反法西斯大会(1943 年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定居巴拿马的白卫军军官组织支持红军的委员会,1941 年底该委员会组织了一次与苏联潜艇水兵的友好聚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十年,俄语移民参与了拉丁美洲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双边接触,与苏联大使馆、斯拉夫委员会、苏联友好协会建立了亲密关系,恢复了侨民与历史祖国之间的关系。这一过程促进了战后一些俄语移民自愿返回苏联,获得苏联公民身份。<sup>[26]</sup>其中包括前文提到的享有国际声誉的杰出雕塑家埃里齐(С.Эрзи),他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返回苏联。

### (三)社会组织在俄语社会空间的互动

20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爆发的冷战使苏联与

拉美关系紧张,对苏联与拉美俄语移民的接触产生了负面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与拉丁美洲的国家关系开始加强,特别是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独立以后才为与这些遥远国度的同胞的接触创造了新的机会。

在苏联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与“海外俄罗斯人”现象有关的问题没有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直到最近十年,俄官方恢复与海外同胞关系的趋势才开始出现。2013年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特别指出,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是保护“生活在国外的同胞在国际法和俄罗斯联邦国际条约基础上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将数百万俄罗斯侨民视为合作伙伴,包括扩大和加强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空间”,巩固“同胞组织,以更有效地确保他们在居住国的权利,维护民族文化特性,保护生活在国外的同胞的权利和合法利益”<sup>[27]</sup>。侨民关心原籍国政府实施的政策,不仅考虑到返回的可能性,还保留着“拥有一个具有积极形象的繁荣国家作为家园的象征性利益,以便面对东道国同化的挑战时更好地支持和捍卫自己的身份。”<sup>[28]</sup>

俄罗斯同胞和祖国的关系也得益于全球海外同胞之间的互动,通过各种形式的非政府组织来运作、促进。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包括人文合作署、外交政策导向基金会、民主和合作研究所、历史前景基金会、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境外俄罗斯人基金会、俄语中心等,这些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国家外交政策和支持国际倡议。在国外,也有大量的活跃的“俄语离散者非政府组织”<sup>[29]</sup>。其中,拉丁美洲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在维系俄语移民与历史祖国的关系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阿根廷的苏联公民协会联合会(Федерация обществ бывших граждан СССР в Аргентине)、同胞俱乐部、俄罗斯之家(Casa de Rusia);在巴西有莱蒙托夫俄罗斯—巴西文化研究所(Российско-Брази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культуры им.М.Ю.Лермонтова)、斯拉夫文化协会(Славянск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Бразилии);在秘鲁的“与您在一起,俄罗斯”同胞协会(Общество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ов «С тобой, Россия»);乌拉圭的马克西姆—高尔基文化中心(Культурный центр имени Максима Горького)等。这些组织在当地的俄罗斯大使馆的支持下,每年都会举办纪念俄罗斯侨民的活动。

俄罗斯东正教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拉丁美洲大陆国家的东正教世界进行积极对话。在50年

的时间里,俄罗斯东正教会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都设立教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移民安置、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四)虚拟空间的俄语社交网络

近年来,俄语移民的社交网络在虚拟空间建立起了“俄语社会空间”<sup>③</sup>。在当代,社交网络能满足以下需求:通信、娱乐、自我识别和信息检索。<sup>[30]</sup>对于侨民来说,在线互动服务可以通过与在东道国有生活经验的其他成员沟通进行社会化;了解移民规则的信息检索活动,寻求解决日常问题的帮助,同时保持本土文化。<sup>[31]</sup>

研究机构对巴西讲俄语的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者最常通过互联网新闻门户网站(80%)、俄罗斯电视频道(39%)和电报频道(36%)关注有关俄罗斯的新闻。社交网络仍然是俄语移民的重要信息来源(54%),约44%的受访者使用在线俄语社区与俄罗斯建立联系以及搜索在当地学习、实习或工作机会。<sup>[32]</sup>社交网络和加入各种俄语移民在线俱乐部有助于移民在当地形成交友圈,依靠同胞的支持和经验,解决日常和社会问题,如有助于寻找住房、工作和文件草拟等。移民在互联网上的交流有助于俄语移民群体建立联系、保持联系、接收信息、传递文化价值以及适应新的语言和文化环境。

以近年来移民拉美的最为普遍的生育移民为例,互联网上的社交网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生育移民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最为普遍。“许多俄罗斯人(俄罗斯公民)来到巴西生孩子,希望通过孩子的出生获得巴西公民身份。”这种生育移民被称为“特洛伊木马”式移民,孕妇怀孕后到拉丁美洲待产、分娩,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能够提供较为全面的医疗保障,以及入籍政策也具有吸引力,即在当地出生的婴儿可以获得出生地的国籍。在生育移民中,社交网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一些社交媒体上有关生育移民的报道便可见一斑:“阿根廷分娩,父母”(22470);“阿根廷分娩,居留”(17325);阿根廷的生育支持(9422);“智利生育,公民身份”(8902);“智利妈妈,智利分娩”(7184);“智利婴儿—公民身份”(5437);“巴西的分娩”(364)等。这些网络社区参与人数众多,可以提供从入境、待产、分娩、入籍等方面的一系列攻略和信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西弗洛里亚诺波利斯是俄罗斯人生育移民最受欢迎的地区。

根据阿根廷移民局的数据,2022 年有 1.05 万怀孕的俄罗斯人抵达该国,10 月至 12 月就有 5800 人。与此同时,7000 名已经分娩的俄罗斯妇女离开了阿根廷。<sup>[33]</sup>

## 结 语

拉丁美洲的俄语移民群体是遍布世界各地俄罗斯移民的缩影。俄罗斯向拉丁美洲的数次移民潮形成了当前俄语移民的规模和局面。俄罗斯与拉丁美洲虽相距遥远,但俄罗斯的历次重大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总是能影响到万里之外的拉丁美洲。在全球移民流动更为便利的当下,拉丁美洲成为俄语移民规避风险、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之地。同时,身在拉丁美洲的俄语移民对祖国的政治和社会进程也具有影响,他们与历史祖国保持密切的联系,是传统文化、语言的保持者和实践者。

因与祖国相隔万里,在拉丁美洲的俄语移民更要团结在一起应对环境和气候的不适,寻找适应东道国社会与文化的路径。拥有不同社会资本的俄语移民及移民组织构成了俄语社会空间,为新移民适应当地社会与文化提供资源和帮助,为俄语移民信息交流、互通有无、互惠互利提供便利。同时,我们也发现,俄语社会空间并不是均质的,不同历史时期来到拉丁美洲的俄语移民群体有着不同的特征和价值观,移民群体之间存在矛盾,甚至相互排斥。

俄罗斯与拉丁美洲之间地理距离遥远、文化差异较大,移民来源国和东道国之间“推拉”动力、移民融入当地社会与文化、与历史祖国的关系、移民社会空间的构建等实践才更为鲜明和生动。移民研究若将移民作为社会行动的主体,可以呈现时代特征、移民国和东道国的境遇、社会组织与凝聚的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拉丁美洲的俄语移民可以作为俄侨,甚至国际移民研究的典型案例。

从拉丁美洲的俄语移民研究可以扩展至相关国别和区域的认知,这种认知不仅是空间性的,还是时间性的,进而认识跨区域和国别的更为宏大的世界社会。在当代,我们会发现这个跨越边界的社会不仅是现实中的世界,还可能是数字化的虚拟社区。在这个场域内信息交流更为便捷,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缩小,而这也应是区域国别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 注释:

①“俄语使用者”这一术语具有双重含义:它既可以指任何使用俄语的个体,也可以特指那些来自后苏联国家的俄语使用者。这些俄语使用者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群体:(1)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外的俄罗斯族人;(2)在民族身份上不认同为俄罗斯人,却居住在非本民族国家的俄语使用者,例如居住在俄罗斯的德意志人、朝鲜人、乌克兰人、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等;(3)在民族身份上不认同为俄罗斯人,即便生活在自己的民族地区,不掌握本民族母语的俄语使用者。

②Выступление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м открытии III Ассамблеи Русского мир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III “Русском мире” Конференции, 2009 г.

③有关在巴西的俄语移民的电报频道如下:《БРАЗИЛИЯ ЧАТ》(12564),《Бразилия чат》(5834),《БРАЗИЛИЯ/ГО》(3687),《Бразилия Чат》(2091),《Рио-де-Жанейро》(1356),《Флориа-нополис чат》(1372)等。

## 参考文献:

- [1]Panarin S.Russophones near to the external borders of Russia: challenges and answers (on the example of Kazakhstan)[J]. *Diaspora*, 1999(2-3):136-168.
- [2]Dubnov S.Diaspora [K]//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Macmillan, 1931, 4:126.
- [3]段颖.diaspora(离散):概念演变与理论解析[J]. *民族研究*, 2013(2):14-25.
- [4]Пушкарева Н Л.Пу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диаспоры после 1945 г.[J].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92(6):18-30.
- [5]Тишков В А.Русский мир: смысл и стратегии[J].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2007(7):5-15.
- [6]Батанова О Н.Русский мир как реальность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J]. *Право и политика*, 2008(12):3017-3021.
- [7]Рязанцев С В, Гребенюк А А.Наши за границей: Русские, россияне, русскоговорящие,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и: расселение, интеграция и возвратная миграция в Россию[M]. Москва: ИСПИ РАН, 2014:9.
- [8]Сабенникова И В.Рус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как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й феномен[J]. *Мир России. Социология. Этнология*, 1997, 6(3):155-184.
- [9]Tereshchuk A.Periodización de la emigración rusa al extranjero (los siglos XIX-XX)[J]. *Historia Digital*, 2017, 17(29):33-53.
- [10]Рязанцев С В, Храмова М Н.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усскоговорящих общин в странах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J]. *Нау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Серия 1. Экономика и право*, 2016(6):5-14.
- [11]Мосейкина М Н.Рус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в странах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в 1920-1960 гг.: Автореф. дисс. - ра ист. наук. [D].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2012:47.
- [12]Нечаев С Ю.Русские в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е[M].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10:320.
- [13]Бордюгов Г А, Касаев А Ч.Русский мир и Росс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ового типа отношений. 1986-2000 гг. [M]. Москв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ИРО-XXI, Алтея, 2014:352.
- [14]Рязанцев С В, Гребенюк А А.《Наши》за границей. Русс-

кие, россияне, русскоговорящие,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и: расселение, интеграция и возвратная миграция в Россию[M]. Москва: ИСПИ РАН, 2014: 238.

[15]Рязанцев С В, Храмова М Н. Русскоязычная миграция в Латинскую Америку: Новые тренды[J].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24, 4: 101–112.

[16]Fischel de Andrade J H, Marcolini A. Brazil's Refugee Act: model refugee law for Latin America[J]. Forced Migration Review, 2002, 12: 37–39. <https://www.fmreview.org/development-induced-displacement/fischeldeandrade-marcolini>

[17]Kazmi M. Brazil's Successful Refugee Policies: A Model for the World[EB/OL]. The Borgen Project, 2021. <https://www.borgenmagazine.com/brazils-successful-refugee-policies/>

[18]Mais de 1.100 ucranianos desembarcaram no Brasil desde o início da guerra, diz PF[EB/OL]. CNN Brasil, 2022–03–22[2022–04–06]. Ukrainian refugees welcomed in Latin America, though few are staying[EB/OL]. Planet Today, 2022–03–26[2022–04–06]. <https://www.planet-today.com/2022/03/ukrainian-refugees-welcomed-in-latin.html>.

[19]Сизоненко А. Россияне в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экскурс[J]. Русский век, 2012(1).

[20]Тишков В. Русский мир: смысл и стратегии[C]// Материалы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фонда «Единство во имя России», 28 мая 2007 г. Под ред. А. Владиславлева, В. Никонова. Москва: Форум, 2007: 14–15.

[21]Квакин А В, Шулепова Э А, ред.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M].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1995: 219.

[22]Давыдов В М. Цивилиграфия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я Латино-Карибской Америки[M]. Москва: ИЛА РАН, 2006: 78.

[23]От Съезда до Конгресса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ов[C].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н СНГ, 2001: 43–46.

[24]Альянс цивилизаций(трудный диалог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M].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РАН, 2010: 208.

[25]Брагин В Г, Жукова О А, Зимин А И, et al. Россия – Бразилия: транскультурные диалог[M]. Москва: Ленанд, 2012: 384.

[26]Мосейкина М 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над ди-пи продолжают: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овой волны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Аргентине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проблемы репатриации в СССР[J].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2007(2): 70–81.

[27]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 г.) [EB/OL]. Москв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3. [http://www.mid.ru/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ICkV6BZ29/content/id/122186](http://www.mid.ru/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ICkV6BZ29/content/id/122186).

[28]Saideman S M. The Ties That Divide: Ethn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290.

[29]Сухарев А. Трансгуманитарное измерение политики: Опы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НПО-сет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M]. Москва: Книги и бизнес, 2009: 442.

[30]Valenzuela S, Park N, Kee K F. Is there social capital in a social network site? Facebook use and college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trust, and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09, 14(4): 875–901.

[31][32][Россия]Рязанцев С В, Письменная Е. Е., Плетнева Ю. Э. Роль интернет-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в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в Бразилии [J]. Вестник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23, 67: 21–34.

[33]Preocupa a Argentina masivo ingreso de embarazadas rusas [EB/OL]. Associated Press News, 2023–02–11. <https://apnews.com/article/noticias-d8822c2be07cc790385157f4431a5e71>.

(责任编辑 谢英)

##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rea Studies: The Case of Russian-speaking Immigrants and Their Social Spaces in Latin America

MA Qiang WANG Chan

**Abstract:**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constitute a vital subject within area studies, presenting significant governance challenges in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 Russian diaspora (or Russian-speaking migrants) constitute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migrant group after the Chinese diaspora, with Latin American Russian-speaking migrants forming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this globally dispersed community. Since the late Imperial Russian era, Russian-speaking migration to Latin America has persisted through historical inflection points such as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orld War II,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establishing this group as a vital immigrant cohort in the region. This community has provided essential human resources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Latin America's modernisation process. Simultaneously, the social spaces formed by Russian-speaking immigrants serve as vital platforms for maintaining close ties with their historical homeland while integrating into local societi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research on Russian-speaking immigrants and their social spaces in Latin America offers valuable case studi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lities, social structures,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both Russia and Latin American nations.

**Key words:** Russian-Speaking Immigrants; Russian-Speaking Social Space; Latin America; Diaspora; Russian World